魏启能 著

南京往事

作家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27
第四章 41
第五章 54
第六章 69
第七章 79
第八章 89
第九章 98
第十章 109
第十一章 118
第十二章 126
第十三章 140
第十四章 154
第十五章 174
第十六章 182
第十七章 194
第十八章 208
第十九章 223
第二十章 234
第二十一章 246
第二十二章 260
第二十三章 269
第二十四章 279
第二十五章 293
第二十六章 302
第二十七章 318
第二十八章 325
第二十九章 333

第一章

……一寸，一尺，一丈，一里……又一寸一尺一丈一里……这不是丈量里程，也不是行走，这是在爬；爬也算不上，就象一条受伤的蚯蚓爬行在光滑的石板上，既吃力又缓慢，蠕蠕而动。龚天赐就这样爬了很久很久，很长很长。或许有六个小时，也许是七个小时，说不定只有六个半小时。他估约着离草场门该有三里多路程了，或许已有四里地了，也可能只有三里。多一点，少一点，他已记不清了，此刻他也无法能计算得清。他只想着这是人类历史上千古万代都稀罕见着的大惨案，太悲惨了，真是惨绝人寰。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哪是怎么也不敢相信的。

龚天赐一边在挣扎着向前蠕动，一边在断断续续地追忆着近期南京保卫战的情景……

就在一个礼拜之前，龚天赐还参加了学校自发组织的“抗敌后援会”，前往淳化镇前线慰劳七十四军五十一师抗敌的将士们。亲眼目睹了日军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步兵反复冲锋，坚守抗敌的我军伤亡近千人，阵地没丢一寸。就在那天经过彻夜激战，英勇的战士们还从日军手里夺回了下王墅阵地。为此他回城后还写了一篇战地通讯，报导了这次鼓舞人心的战斗。

所以，昨天晚上龚天赐欣然应邀，参加了首都新闻界组织的“首都报人慰劳抗敌将士公演”

的劳军招待会。不过，在这个招待会上再没有什么要人露面。那会场里挤满了一堂的伤兵，场内的怨气、烟气、臭气……使人难以忍受。因此，他没等会开完就提前退场了。

出得门来一看，停车场已空空荡荡，先前停在这里的两辆美式吉普和一辆奥斯汀已经开走了。这种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味道，顿使龚天赐心中徒生一种恐慌而又凄凉的感觉，他预感到灾难即将降临。

在他怵惕地望着夜空时，突然一声轰鸣，由紫金山上飞出的炮弹落在后宰门炸响了，顿时火光冲天。这真应验了民间传说中的一句话，

“紫金山上架大炮，炮炮打在后宰门。”龚天赐现在确信紫金山防线已经失守，刚才的炮弹是日军为攻城而打的。

天越变越黑，火越烧越大，是烟、是雾、火光夜色……谁也辨不清了，也无人有心思去辨别它。这似云似雾似烟灰朦朦地霭色覆盖着紫金山脉。巍巍紫金山，象一条巨龙盘亘在南京城的东郊，这里自古就是南京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从六朝开始，此山就是古都的名胜游览之地。沿山的周围有大小寺庙、庵堂共七十多处，当年梵音四起，钟磬相闻。在历史上有过许多传闻轶事，留下了许多名人的翰墨华章，为中华传统文化绘了浓重的一章。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就坐落在紫金山第二峰——又名小茅山的南麓。它的东边有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的“灵谷深松”，西边还有东吴孙权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山南山北还有许许多多历代将相、名人志士的陵墓。此山处处名胜，风景座座古迹，既有自然天成的山林野趣，又有人工匠心的建筑杰作。往日晴云萦纡，霁颜顿开的紫金山美丽清新的景色全然不见了。今日的紫金山面目全非，十分惨烈，令人可怖。

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紫金山不仅仅都是风光秀丽，也曾饱经了许多次战乱之苦。东晋的苏峻之乱，梁代的候景之乱，隋军平陈，岳飞抗金，朱元璋攻占南京，清军围攻太平军，辛亥革命光复南京都在这里摆开过战场。这些场战争虽有刀光剑影的悲壮撕杀，但也有许多的辉煌和荣跃。这座山东西蜿蜒长约七公里，南北宽约三公里，三峰并列，海拔四百陆拾多米。为南京周围地区的群山之冠。山高路险，天然成为南京的一大屏幛，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表示要和南京共存亡的感召下，守城的军队在山中挖了岩石，开出了一条可以让一辆汽车通过的道路，而且每隔十来丈的地方，就架有一门颇先进的大炮。按此阵势，加上南京的十多万守军，只要有韩铁军营长的那种奋勇抗日杀敌的精神，是完全可以和来犯的日军拼一拼的。

然而，由两个日军大佐率领的日本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刚从镇江出发的时候，要大家“稍安勿躁”的唐生智卫戍司令长官首先躁动不安起来。从而使两个日军大佐率领的第六十五联队，一路上没遇上什么阻击，这使在追击中的日本军队的官兵情绪极度兴奋，在这样的战线上连战连胜，个个都是骄傲非凡，得意忘形，残暴之极。

当时防守在乌龙山炮台、幕府山炮台和附近地带的国军第十八师、第三十四师，第八十八师以及军官学校的教导队等共有两叁万人，结果不战自溃。两处山上用来阻击日本军队的炮台，在日本军队到达的时候，阵地上的守军已跑得无影无踪了。有不少残兵败卒来不及逃跑，为避开日本军人的视线，就潜入了紫金山的密林中，心狠手毒的日军采取火攻，在隐藏着守军的森林四周放起火来。刹时间浓烟滚滚，火海一片，日军仅有五十来人在火海外等候着，从烟熏中逃出的几百名守军全部做了俘虏，还有不知其数的守军在大火中被烧死……残暴成性的日军，不仅放火，而且什么样的恶毒手段都施得出来。他们把从熏烟逃出主动向其投诚，已经放下武器的几百名俘虏也全部杀掉了。更令人吃惊的是两个日本初级军官进行杀人比赛，就发生在紫金山麓的“灵谷深松”之处。那个中尉一下午连着杀了一百零五人，与其比赛的少尉在同一个时间里杀了一百零六人。中尉不服气，也不认输，发誓还要与少尉继续比下去，但今天投降的守军俘虏已被其他日本兵杀光，那个中尉才悻悻地对少尉说，等下次抓到俘虏时他俩再比。这那里能称其为人呢？实足是两头疯狂的野兽，是地狱里的杀人魔鬼。

在国民政府内迁时，学校也组织了内迁，龚天赐本来是可以随校内迁的。他想自己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抗日的，怎能还没看见日本人就吓得往后方跑呢！自己硬是要求留下了。几天前他就听说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并首先攻占了紫金山，摆着一付居高临下的架式，正在攻中山门和太平门。城里的市民人心惶恐，于是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出来辟谣，要求大家“稍安勿躁”。

其实唐司令心里早就不安，情绪十分浮躁。就在昨日拂晓，日本的陆军在空军的配合下，发动了强势进攻。日军飞机越过了朱皇帝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起的高大城墙，在城里狂轰烂炸，日本陆军直逼城垣，步兵在铁甲车的掩护下，向守城的多处城防，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猛攻。守城的第五十一师官兵英勇拼杀，恶战多时，第三 0 二团团长程智阵亡，营长以下官兵伤亡 1700 多人。尽管守城的将士们不怕牺牲，奋勇作战，决心誓与南京城共存亡，坚决和日本鬼子拼到底，保卫首都，保卫中华。然而，当唐生智把南京战况电告已经逃到武汉的统帅部后，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们比唐司令更加浮躁不安，忧心忡忡，反而丧失了抗战的信心。

本来就慌了神的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当日中午接到了蒋总裁的电报，这个曾向新闻界发过誓言，“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此刻，这个卫戍司令长官，一下就变成石坝街的婊子了。他一边叫人通知各军军长来长官公署开会，一边紧急与副司令等人商议司令部的逃跑计划。

唐司令坐立不安的等到各军军长陆续到齐，他便草草念了蒋总裁的来电，由于他那浓重的方言土音加上心急念得快，到会的军长们几乎都没听清。电文中只有一句话他念得既慢又重，“……如情势不能久持，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唐司令念完电文，即刻叫罗副司令把参谋部拟好的撤退命令发给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宣布散会，各军军长便慌慌张张的离开了。唐生智留下守备在下关一带的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要求其所部掩护卫戍司令部的首脑及主要警卫兵力渡江。宋军长遵命并全力护卫着唐生智及罗卓英、刘兴等首脑，还有司令部的机要人员和主要警卫兵力，从下关的海军码头乘船渡过了长江，首先逃之夭夭……

唐生智怎么也没想到，由于他指使的参谋部按排的撤退计划不当，造成了撤退中的大乱。其实在他召开撤退会议之前，城西南的守军已有不少部队向下关方向退来，而守卫挹江门的七十八军官兵根据卫戍司令长官的命令，不准他们通过挹江门往北撤，这不仅造成了两支部队之间的磨擦，也使西南方面退来的部队人数越集越多。等到撤退命令下达以后，挹江门内已经密集如麻的官兵，外加城里已听到风声的

市民，象蚂蚁一样涌过挹江门沙包间的狭窄通道，潮水般涌向了江边码头。本来就毫无准备的码头停泊的船只很少，急于逃命的军民万人争抢渡船，失去指挥的官兵任意鸣枪，造成逃亡的难民心里更加恐慌，码头上秩序异常混乱，谁也无法控制。上了船的又因人人争渡而超载极其严重，行至江中心经不起风浪的颠簸，有的人被挤掉到江水中，有的小船被浪掀翻而沉没了，有许多官兵因抢不到船，就拆来店户门板，捆成木筏，行至江中心由于水浪汹涌，又不善驾驭，几经胡乱折腾，也惨遭了灭顶之灾，淹死在江中……

由宋希濂亲自率领的七十八军三十六师，在护送走了唐生智等人之后，即刻从金川门悄悄出城，欲偷偷地从英国人所办的和记洋行附近渡江。这一举动被滞留在江边其它码头上的部队发现，大家一窝峰的向这边拥挤过来争抢渡船，一下子把三十六师的队伍冲得零乱不堪。兵败如山倒，象宋希濂这样有准备渡江的三十六师，渡过江去的人数还不到一半，没能渡过江的官兵占半数以上。那些毫无准备的部队能够渡过江去的人数更少得可怜了。被涛涛江水堵阻着的十多万官兵既没能渡江，又无能力突围，既失去了长官的指挥，又丢失了手中的武器，凄惨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了……

南京保卫战的惨败及此刻下关江边发生的一切，龚天赐是一无所知的，他也无法可知。他那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有他真正抱定的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使他到了愚忠的程度。自古平民百姓总是受着弄权者愚弄的，越是真诚的信奉者，受害就会越深。而那些发出最能激动人心的誓言的当权者，却是最难实现自己诺言的人。

时间还不算很晚，街上的人已很稀少。龚天赐想找一辆黄包车都没有，他无可奈何，只好步行着往回来。他走着，走着……这场虽在意料之中的劫难，竟在意料之外的时刻降临了。身后不远处响起了密密麻麻的枪声，枪声很快向这边传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枪声中还伴随着叽哩哇啦的日本鬼子的吼叫声。顿时街上有许多人狂奔乱跑起来，有人边跑边喊，“日本鬼子进城了！”“狗日的日本鬼子杀人了！”“日本强盗放火了！”奔跑着的人群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幼，

有的光着背，有的光着脚，还有赤条条的男女杂夹在人群中也顾不了羞，不顾一切的在逃命。

龚天赐尽管常常准备着这场灾难出现时的对策，而当这样的灾难场面真正出现时，他却没有一个对策能对付了。他感到此事发生得异常突然，更是手足无措。他想尽快地跑回地处国际安全区的学校内，以求得斯迈思博士的保护。他同校的社会学教授斯迈思博士是美国人，他还担任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秘书。他曾私下向龚天赐透露过，日本人对南京只是围而不攻，企图缔结城下之盟。何况他们任教的这所金陵女子学院又是美国办的教会学校，并地处“国际安全区”内。

龚天赐随着人流跑得气喘吁吁，脑海中的思绪象街上狂跑的人群一样乱。斯迈思的预言已经破灭了，他现在还能保护我吗？现在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开战，他作为美国人是受外国侨民保护的，可自己毕竟是中国人呵！想到这里，他觉得安全区内也不一定会安全。再说日本鬼子追得这么紧，全城到处都一片混乱，现在跑到了何地？他已迷失了方向，象这样的无序乱跑，怎能跑回学校呢？

这时，龚天赐已能听到橐橐沓沓的日本军靴声，间或有街道两旁门窗玻璃被击碎的声音，还有树枝和房顶上瓦片的炸落声。一盏盏路灯在噼噼叭叭的枪响中熄灭了。混乱又黑暗中的他更增添了几分恐慌，他觉得自己身上所有的骨头都变软了，小腿肚子在抽筋，呼吸更加急促起来。他夹在人群中吃力的跑着，后面已追赶上来一群哇哇乱叫的日本鬼子。人群跑动的速度越来越慢，这并不完全是体力不济的原因，是因为在奔跑中已有不少人中弹倒下，这些倒下的尸体和重伤不能再跑的人堵塞了道路。他一跑一扑爬，已不知从多少尸体上爬过，浑身已沾满了鲜血。他腿脚发软，全身都在颤抖，牙齿磕碰得嗒嗒的响，此刻他确切地感到了灵魂即将要脱离躯体似的恐慌。当日本鬼子紧紧追跟上来的时候，他摸摸爬爬实在是爬不动了，索性趴在死人堆里不动弹了。于是，他看到一个丧尽天良的日本兵对一个正在呻吟的妇女强使了兽性之后，又用刺刀戳穿她的两只乳房。不远处又见一个失去人性的日本兵扒下一具女尸的内裤，掏出自己的发情物，对着那女尸

的阴部撒了一泡尿。还有一个无耻的孬种割下了一个光身男尸的生殖器，塞进一个女尸的嘴中……惨剧还在继续，这些目不忍睹的凄怆情景把龚天赐的肺都要气炸了。他正蠢蠢欲动，一只有力的手按住了他的脊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并听到一个低沉而严厉的声音，“你这不是把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他知道这大手、这声音全都是好意。他趴着一动也不动了。

绝望的求救声中，在单发的枪声和刺刀划破肚皮的惨叫声中消失。还有各种垂死的拼杀声和日本鬼子的得意狂笑声从不远处不断的传来……

天将拂晓的时候，龚天赐这才觉得身边死一般的寂静，四周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了。他身旁那个穿褴褛军装的大汉一跃而起，扶起他之后，说：“中国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兄弟多保重呵！后会有期。”说过，那大汉向他恭恭手，朝着一条僻静的小巷飞奔而去。

龚天赐愣怔怔的听大汉说完，直到大汉告别时还未幌过神来，他屏神静气的看着大汉远去的背影，这才仿佛是认识这个人。他猛然想起这大汉不就是多年不见的韩大哥吗，正想叫住他，动神速的大汉已不见踪影了。于是，他也朝着那条僻静的小巷追赶着跑去，然而他这文弱的书生，怎能赶得上已是国军营长的韩大哥呢！大汉就是韩铁军，是在接到命令后，从光华门城头撤退下来的……

龚天赐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他从淳化镇前线回到南京城里以后，这个星期的南京保卫战打得是何等的激烈残酷。有许多热血爱国官兵英勇杀敌，浴血奋战，壮烈牺牲，为国损躯。血战是极其惨烈的……然而，淳化镇终于失守了，日军很快就占领上坊、市井、高桥门；另一路日军乘坐着小火轮沿外秦淮河向南京城开来。

发源于溧水县境内东庐山的秦淮河，穿过江宁县在秣陵关汇合了沃于句容县宝华山的东源一同向北流。穿过外城高桥门以后，便缓缓地淌起来，也许是长途奔波有些疲惫了。一直流淌到梅家廊就拐了一个大弯。河面忽然变得宽阔开来。幽幽的河水在七个桥瓮下发亮，河

面不仅宽阔更显得深沉。七桥瓮建于明洪武初年，桥身用花岗岩砌成，结构严谨，坚如盘石。高高耸立在这段宽阔河面上的这座桥，在朱元章坐上皇帝开始就成了拱卫都城的门户。后来的太平天国曾两次在这桥上打败清军，这桥在中国历代战争中都曾为守护南京城建过功勋，几百年来，早已成了“金陵帝王洲”的一大象征。用兵的人提到这座桥，便会想起它对南京整个城池生死存亡的关系。七个桥墩均呈梭形，以减少水流的阻力，桥墩两头巨石上雕刻着分水兽。桥拱上方两翼，各雕塑着十五只兽头，显得十分壮观。

自今年七月七日，从北京郊外芦沟桥日本人点燃的战火，很快就波及到了华东地区，才仅仅五个月的时间，日军把战火烧到了南京郊外的这座古桥。当日军的小火轮沿着秦淮河开到桥墩两头巨石上的分水兽胡乱开枪。从公路向南京城进攻的日军，用铁甲战车的履带，无情地压在这个壮观的桥面上。疯狂日军盲目扫射，肆虐的摧毁了桥拱两翼的雕塑。自古在保卫南京的战斗中在这座桥上总有几番激烈的争夺战，而今桥头却没有一个守军，大概日军觉得不够刺激，故才对着桥上的雕塑盲目肆虐的扫射。日军轻而易举的占领了大校场，又顺利的通过了中和桥，耀武扬威的住进了通光营房。

在通向光华门的马路两侧都是长长的壕沟，里面填满了烧得焦烂不堪的尸体，铺在马路上的许多木头下面也有尸体，手脚伸出在外，有的还在挣扎，有的在招手求救，活象一幅今世的地狱图。日军的铁甲车轰隆隆地飞驰而过，不仅压烂了数不清的尸体，同时也压碎了那些还没有死，在挣扎、在招手求救的伤兵和受伤的平民。从铁甲车履带辗过的尸体上，活着的受伤者身上，散发出十分难闻臭气混合着血腥味，再掺和着硝烟弥漫的污浊空气，使人犹如置身于血池的地狱或是焦热的炼狱之中，一片惨绝人寰。

守卫光华门的教导总队官兵，充分利用明初洪武皇帝当年修筑的城墙，紧闭城门，垒起沙袋，将日军阻在了古城之外。然而日军再不是几百年前用长矛、大刀加弓箭的兵卒，他们除了武士道精神之外，

还有当时非常先进的机械化装备，靠朱皇帝用土石砖块堆起来的城墙是挡不住的。

日军将布阵在当年朱皇帝未修筑成功的外城墙——高桥门附近的山炮部队，向光华门猛轰，泥沙与砖块筑起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缺口，炸碎的城砖和泥沙顿时向外倾泻，一小股日军乘隙从滩滑下去的泥沙堆上爬进城来。怒火中烧的守城士兵，在营长韩铁军的带领下，个个奋勇战斗，很快就将这一股日军消灭了。

城墙仍然随堵随破，随破随堵。日军仍不断的从炮弹炸开的缺口冲入城来。守城的官兵们奋勇将冲进来的日军统统消灭。

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组织了一支精捍的队伍已突入到城门洞内。这对守城和防卫是极大的隐患，韩铁军营长又组织了一支敢死队，用绳索从城墙上吊下去，用机枪手榴弹把钻进城门洞里的日军全部消灭掉。当夜，日军又从通光营房内挑选组织了第二支队伍再次突入到城门洞里。教导总队二团韩营长亲率战士将松开口的汽油桶从城墙上丢到城门洞口，投下火种，这时突入到城门洞内的日军就象灶堂里被火烤的乌龟，乱爬乱叫。这时韩营长又派出一排英勇的机枪手，突然把内城城门打开，十几挺机枪乘敌人大乱的时候，向日军猛烈地扫射，再次全歼了隐蔽在外廓城门洞内的日军。光华门守军的智勇双全，浴血奋战，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大大挫伤了那些耀武扬威进住通光营房的日军锐气，使光华门至通济门一段的城防信心加强，战况也转危为安。

韩铁军怎么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撤退的命令，但按撤退计划已无法突出城去，这才遇到了龚天赐。

一寸，一寸，又一寸，再一寸……

龚天赐蠕蠕的爬着，并且越来越吃力，他腿上还有一颗子弹，伤口还在流着血，血悠悠忽忽地已经淌了很久，不知是流干了，还是别的什么原故似乎已经有所收敛。人逢绝境，身上总有一股顽强的求生力量。他想再往前就可能是西康路，到了西康路就是安全区了，也许那里会安全一些。这就是他和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维系着求生的希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的身体在一寸一寸的向前蠕动，脑海里却象长江狂涛一样在倾泻，在翻滚……

龚天赐直觉得触目生哀，涂膏凝血。他迅速地离开了伏尸残骸盈塞的街道之后，也不知穿过了多少从未走过的小巷，绕了多少弯路，也没有走到安全区，他在慌乱中迷了路。于是，他只好随着无数难民和已无法撤离又无能力抵抗的守备军人落荒逃出了挹江门，城外人流象潮水一般向中山码头涌去，也有许多人往下关的其它码头去找退路。然而，十三日拂晓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插入了下关守军的许多阵地，接着又紧追撤退的宋希濂残部。

龚天赐随着人流挤到了中山码头，面前只有涛涛的江水，没有一艘可以渡江的船，后路已被断绝，两侧也没有一条可逃的路走。绝望中的人们会游泳的毫不犹豫的跳下了冰冷的江水，还有的人搬张桌子，抱一根圆木，趴一块木板……抓住了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不顾冰冷的江水彻骨，只有一个愿望，渡过长江去才有生的希望。只有江面上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在浮动，数万人的身影和头颅把江面的水遮得严严实实，所有的人都在拚命地向浦口游去。

此时，日本海军第十一战队由镇江开来，溯江而上，对漂游在江中的人群进行了地毯似扫射。在日本海军战船到达下关江面的同时，前一天在芜湖渡江的日军第五师团的国崎支队也抢到了长江北岸的浦口码头。这就完全实现了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对南京的理想包围计划。

最先游到对岸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欢呼，子弹就穿心而过，沾满鲜血的肉体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便沉入进了滔滔江水之中。游在后面的人这才猛然醒悟，原来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浦口码头在等候着了，江中的人再想返回已不可能了。这时，日军轻装甲中队已挺进到了下关，聚集于长江南岸，用机枪猛烈地扫射正漂游在江中毫无反击能力的撤退官兵和逃难的平民百姓。

在此期间，日军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占领了城北方面的五个城门截断了城内许多守军的又一方向的退路。联队长和第三十三联队的一个

装甲车大队一起也赶往下关，进入到挹江门附近，同撤退至下关地区欲渡江的守军进行断断续续的战斗。随后日军第六师团的部分兵力从城西南方向一路扫荡过来，直到下关江边。从南京城里逃出来的市民百姓，还有下关本地的住户居民，混杂在没有来得及渡江的守军队伍里，其中还有无数的妇女和儿童，他们统统遭到了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日军刺刀的杀戮，遭到日军铁甲车的辗压，大路上枕藉着被枪杀的尸体重重叠叠，有的地方堵阻的连日军装甲车也开不起来了。于是日军就往这些堆得高高的尸体上浇上重油，点上火焚烧。在许多堆被焚烧的尸体中，不仅有许多妇女和儿童，甚至还有些活着的人，本来是很繁华的下关街道，眼下几乎全被烧毁了，情景极其凄惨，惨不忍睹。

江岸上的情景凄惨，江中的情景更加惨痛，两岸机枪齐发，子弹象雨点般密密麻麻的打在江面上。这“雨点”的稠密。这“雨点”的狂恣。这“雨点”的排闼挺进。这“雨点”的震颤抽搐。就象是有人把天上的银河猛地折翻，让无数的星星倾泻而下一样。不一会功夫，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然而确实实在在的展现在眼前。

七、八百丈，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血流成河”在这里运用再不是夸张的形容词，整条江里流淌的再不是黄橙橙的江水，而是数万南京市民鲜红鲜红的血。死难者中有老人，也有儿童，有男人，也有女人。

漂浮在江面上的尸体象“木排”一样密密扎扎的排列着，从江边排到江心，从南岸排到北岸。由于尸体排的密，显得十分拥挤，因此漂流得很缓慢。从上游排到下游足有几里路远，由下游朝上看去，江面漂浮的尸山接连不断，是无法看到头的，扬子江的确成了“死尸之江”。在南京持续了六个多星期的大屠杀，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三十万南京人被杀，尸塞长江，遍地冤魂，惨绝人寰。

龚天赐凭着他从小在江南水乡练成的好水性，又在美国留洋时接受过加利福尼亚青年志愿者救生课程的训练，学会一套快速游泳和深度潜水的技巧，还应聘在“洛维尔海滩公园”当过海滩救生员，担负溺

水者的抢救工作。所以他成功的躲过了日本鬼子的雨点般的机枪子弹。他正企图在尸山中漂到下游去。当然在这些尸山中除他之外还有极少数的幸存者。就在此时日本海军的驱逐舰溯江而上，给予那些可邻的幸存者最后一击。

龚天赐发现的早，巧妙的避开了驱逐舰的撞击。他一个潜泳便躲到了岸边。一直等到日军的驱逐舰开走以后，似乎平静了的时候，他才注意辩认江边的地点。这是一个运煤的码头，码头上冷冷清清、空无一人，靠近码头不远处是一座大蓬似的仓库，靠近仓库的江边有一列车厢翻倒在水中。他想不能冒然上岸，思索了一会，决定先潜游到那列倒在水中的车厢旁，再躲进车厢对岸上观察清楚以后再作打算。

龚天赐从淹在水中的车门潜进车厢，刚刚爬到那悬在空中的半截车厢的一个窗口对外观察时，就见到几个日本鬼子从那座大棚似的仓库里押了十来名中国青壮年出来。他顿时紧张起来，屏住了呼吸，然而心里慌得利害。他想这些青壮年是南京平民，还是放下武器的士兵？日本鬼子把他们押出大棚来干什么呢？恐怕又是一场血腥的屠杀吧！想到这里，他腿肚子哆索起来，他竭力的控制着，不让自己滑到水中弄出响动，从而招来横祸。

被押的人大约走到离江边不到一尺的地方，十来个人呼啦一下全冲着日本兵跪下了。他们呜咽着喊叫起来。粗野的，沙哑的，委屈的，伤心的，哀求的，绝望的在向日军求饶……躲在车厢中的龚天赐由于悲愤交加已无法听清他们在呼号些什么。这时突然传来日本鬼子疯狂的狞笑声。

还没等笑声结束，被押的那十来个人的叫喊声突然中止了。他们突然都站了起来，愤愤地都朝传来狞笑声的那个日本军官瞪圆了双眼。那个军官也中止了狞笑，杀气腾腾地做了个很古怪的手势，紧接着三挺重机枪和所有的步枪一起响了。所有的枪口都死死对准了这些手无寸铁，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中国人。

躲在车厢里的龚天赐看见头几个人被击中，吾着腰，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在地上蹬腿、抽搐、滚动、反弓般撅起、挣扎着又跌入江中

的时候。他怒火万丈，真想冲出车厢与这些日本强盗、杀人狂拼上一下……

子弹辟啦啦的飞到车厢板上，把车厢打了无数个窟窿，这样的阵势，恐怕他出得车厢，不等迈步就要被这些子弹打穿了。他又想起韩大哥与他匆匆告别时的嘱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子弹叭哧叭哧往那些已倒下的人肋条里、脊背里、腿股里、肚皮里、脑袋里乱钻，溅出了很多滚烫的血汁。由于无法接受这个血肉横飞的场面，他已经头晕心烫，胃里翻腾得直想呕吐，又怕弄出声来他硬憋着，脸色顷刻间青白了起来，他已经神智不清了。

龚天赐醒过来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江岸到江边的水中已堆了千余具被杀的尸体。屠杀还在继续，他们十个一批用步枪点射，这些残忍的日本兵既象把中国人当活靶子在练枪法，又象是在做杀人比赛的游戏。这样的屠杀，给他的刺激太深刻、太沉重了。他又在想这些被杀的青壮年，是士兵还平民？是平民百姓，他们死的太惨、太冤了……是放下武器的士兵那就死的太不值、太窝囊了。他们若不放下武器岂不是可以象淳化前线五十一师的将士那样与这些日本鬼子拼搏一场，即使死了，那是多么壮烈的呵！

车厢的另一面窗，正对着落日余辉映照之中的江面，浸沐在灿烂辉煌晚霞中的江水，仿佛变得更加鲜红，也不知是晚霞映红了江水，还是江水染红了晚霞，不，也许都不是，而是南京人民的鲜血有许多飞溅到了天上，有许多流进了长江，所以使得水天变成了一色。

江面上的浮尸还在缓缓的流动着。雾一般的暮霭徐徐从江面升起。苍凉的幕府山刀削般壁立在长江南岸，上千百年以来它虽历尽沧桑，也曾记述过这金陵古城荣耀和悲壮，听滔滔长江诉说和歌唱。此时对面前出现的这一幕悲惨情景，它变得目瞪口呆，一刻比一刻变得幽暗，越发变得深蓝，越发变得凄惨……

不知是天黑了的原因，还是那些日本杀人狂们杀累了，玩腻了，他们不再十个一批地杀下去。他们将仓库大棚里所有剩下的几百人全部押了出来，又架起了重机枪向这些无辜的中国人猛烈的扫射，枪声

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所有遭屠杀的人不仅被打得血肉横飞，几乎个个被打得稀巴烂。而后全被掀入江中。

一寸，一寸，又一寸……龚天赐在万分艰难、痛苦、吃力的蠕蠕地爬着。他那受伤的腿已经失去知觉，再也动不得了，现在全凭双臂的力量在撑着往前拖那受伤的身子和双腿。他再一次辩认一下已爬到的地方。当他认定已经爬过了西康路，进入了安全区，不知是劫后余生的喜悦，还是遭九死一生惊吓的后怕，他这时全身再没有一点力气了。于是他躺在路边再也挪不动一下，似乎象死一般的昏晕过去……

龚天赐在煤炭港江边车厢躲了整整一天，当天完全黑了以后，他十分冷静地分析了严酷的现实和形势。日军对南京的进攻是由上游的芜湖，下游的镇江，上下夹攻的。他若想顺着长江不管朝上入下都是很难逃脱的，再说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实在已没有那个精力，又加上饥寒交迫。于是又想到还是逃回地处安全区的学校。他想由下关直接进挹江门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段去安全区的路程又比较远，路上会遇上很多麻烦。他计算了一下安全区的范围。

从城外进城，最短的距离是汉西门，其次就是草场门了。他计划好路线，顺着江边游进了老河口，又顺着护城河摸到了草场门。

他见此处比较僻静，城门口似乎无人把守，只有一两个日本兵抱枪在昏暗城头上打瞌睡。他便悄悄地爬上河岸，又慢慢地爬到城门口，这才偷偷的溜进城来。进城后他又轻轻走了十多丈远之后，胸口才象有一块石头落下，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股冷风钻进了嗓子眼，呛的他忍不住地咳了两声。

这时，城头上的日本鬼子叽哩哇啦的叫了起来。龚天赐一听到日本鬼子的嗥叫声，他拨腿就跑。城头上随即响起了枪声，身后一梭子弹紧贴住他的头皮擦过。他顾不上危险，他已看透了日本鬼子的残暴，不跑等于等死，跑过去说不定还有生路。为了躲避日本鬼子枪弹，他不再直线跑，他跑着 S 形的路线。

枪声越来越紧，子弹越来越密，一粒子弹穿透他的衣袖，从腋下擦皮而过。他仍在拚命的跑着，跑着，跑着又一粒子弹打中了他腰的

右侧，血象泉水般的往外涌。他用右手捂住伤口，继续往前跑。突然一颗子弹钻进了他的左腿，这下失去了重心，便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龚天赐心中一凉，头脑里嗡嗡炸响。他的腿脚发软，再也站不起来，更不别说跑了。他反而平静了，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想等鬼子追上来好与他们作最后的一搏。人逢绝境，会生出许多拚死报复的念头。只要不怕亡命，弱者便是强者……他等了好一会，枪声停了，但却不见有日本鬼子追过来。他这才拚着命的往前爬来……他一直爬到现在，确实是再也爬不动了！

第二章

十三在西方是个不吉利的数子，是个灾难性的数字，这个灾难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降落在东方大国的首都——南京人的头上。

座落在宁海路旁的一座美式洋楼，是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所在地。在楼顶上飘扬着一面巨大的星条旗。这簇崭新的旗帜是今天早晨刚刚换上去的，他不仅巨大，而且色彩鲜艳夺目。这是在告诉交战的中日双方，在星条旗飘起的地方，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地，这就让交战双方感到，无论谁触动了第三国（特别是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都会引来严重的后果。于是，三块不同色彩的布条拼在一起，升上屋顶，便象法力无边的保护神，可以隔开战争使流血被推于围墙之外。也正如当代文豪鲁迅先生所说，“拉大旗，作虎皮”看来不仅中国有这样的人，外国也有。

麦克少校亲手把星条旗升上以后，天才刚刚亮。他站在大楼顶上向四周看去，整个城市如一片火海，到处的房屋燃着火，浓烟滚滚之中，发着哔哔剥剥的声响。枪炮声连续不断，近处的街道上也看不见一个行人。

使馆里的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甚致比任何时候都平静。大使和夫人，还有一些重要官员都在前些日子随国民政府内迁了。而麦克也正是在几天前被破格提升两级才戴上少校军衔的。他现在虽为使馆留守处官员，而实际上却担任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更重要的使命。由于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